

# 郁达夫

下

小说集 郁达夫 著

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  
文学作品，都是作家的自叙传



達夫  
文集

郁达夫

小说集（下）

郁达夫◎著

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郁达夫小说集 / 郁达夫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7.6

(昨日芳菲: 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丛刊 / 杜贞霞主编)

ISBN 978-7-5581-2716-8

I . ①郁… II . ①郁… III 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 . ①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9788 号

## 郁达夫小说集 (全二册)

---

著 者 郁达夫

策划编辑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
封面设计 老刀

开 本 650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 638 千字

印 张 47.5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
发行部: 010-69584388
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581-2716-8

定价: 11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春 潮



### (一)

三月中旬一天的午后，和丽的阳光，同爱人的微笑似的，洒满在一处静僻的乡村里，这乡村的前面，流着清沧的钱塘江水，后面有无数的青山，纵横错落的排列在蓝苍的天空里。三五家茅檐泥壁的农家，夹了一条如发的官道，散点在山腰水畔。农家的前后四周，各有几弓空地围着，空地里的杂树，系桑柘之类，地上横着的矮小的树影，有二三尺长。大约已经是午后三点钟了，几声鸡叫的声音，破了静寂的空气，传到江水的边上来。一家农家，靠着江边的高岸。从这农家的门前，穿过一条在花坛里躺着的曲径，就是走下江水边上的一条有阶段的斜路。这斜路的阶段，并非用石子砌成，不过在泥沙的高岸中，用了铁耙开辟出来的。走下了这泥路的十一二级的阶段，便是贴水的沙滩。沙滩上有许多乱石蚌壳，夹在黄沙青土的中间。日夕的细浪狂潮，把水边的沙石蚌壳，洗涤得明净可爱，一个个在那里返射七色的分光。

在这沙滩的乱石中间，拖着两个小小的影儿，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孩，在那里敲磨圆石子。几声鸡叫的声音，传到江水边上的时候，一个蹲近水边的小孩子，仰起头来向高岸上看了一眼，他的小小的头上养着一个罗汉圈。额下的两只眼睛，大得非常，从

这两只大眼睛里放出来的黑晶晶的眼光，足可使我们大人惭愧俯首，因为他的这两只眼睛，并不知道社会是怎么的，人与人的纠葛是怎么的，人间的罪恶是怎么的。一个狮子鼻，横在他的红黑的两颊中间。上翻下跷的两条嘴唇的曲线，又添了他一层可爱的样子，一排细密的牙齿，微微的露现在嘴唇中间。他穿的是一件青花布衫。从远处看去他和他旁边蹲着的那女孩子，并无分别；身上穿的青花布衫，身材的长短，全是一样的，但是从他们的前面看来，罗汉圈和丫角不同，红黑的脸色和细白的肉色不同，他的扁圆的面形同她的长方的相貌不同。她虽则也有黑晶晶的两只大眼睛，但她那一副常在微笑的脸色却和他那威猛的面貌大有不同的地方。她比他早生一个月，但是她总叫他“三哥”的，他回头向高岸上一看，看见一只美丽的雄鸡，呆呆的立在桑树的阴影里，他就叫她说：

“秋英！你们的那只雄鸡立在那里。嫚母说，这是给我的，真的么！”

“不给你的，我们家里有六只鸡娘，要它生蛋哩！”

“你别太小气了，雄鸡又不会生蛋的，要它做什么？不如给了我的好，年底下就好杀倒来吃。”

“你只想吃的，没有这雄鸡，鸡娘怎么生蛋呢？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的小气，不肯给我就罢了；我们的谷也不累给你们了。你把圆石子还我，不要你磨了。”

“给你……给你……给你……”

“不要不要。你快把圆石子还我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他把秋英手里在那里替他磨的圆石子夺了去之后，秋英就伏在他那小小的手臂上哭了起来。他一声也不响，呆呆的把秋英的身体抱住了。秋英的一声一声的悲泣，与悲泣同时起来的一次一次的身体的微颤，都好像是传到他自家的心里去了的样子。他吊

了两颗眼泪呆呆的立了一忽，看看秋英的气也过了；便柔柔和和的对她说：

“这几颗圆石子都给了你吧。”

一边这样的说，一边他那粗圆的小手，便捏了一把圆石子递给秋英。秋英还是哭得不已，用了右手揩着眼泪，伸了左手去接他交来的圆石子去。他因为秋英那只小手一时拿不起许多圆石子，所以就用了两手去帮她。秋英揩干了眼泪，向他的捧住的两手看了一眼，就对他笑了起来。太阳斜到西面去了。天空的颜色，又深了一层，变成了一种紫蓝色。清沧的钱塘江水，反映着阳光和天宇，起起深红的微波来，好像在那里笑他们两个似的。

## (二)

秋英的父亲，本是一个读书人。当秋英三岁的时候，他染了急病死了。她的父亲在日，秋英的一家原是住在县城里的，有祖遗的许多市房出租，每月的租钱，足足可以支持一家中流人家的费用，所以秋英家里的收入，常被县城里的贫民所欣羨。她父亲死了之后，她的母亲因为秋英的外祖母孤冷不过，所以就带了秋英迁住到这离县十里的穷僻的乡村里来。秋英并无兄弟，所以她母亲非常疼爱她。她家里除了她和她母亲之外，还有一个忠心的老仆，是她祖父时候的佣人，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。秋英和她的母亲，搬到这乡下来的时候，她的外祖母还强健得很，去年的冬天，外祖母由伤风得了重症，竟也死去了。秋英虽则说是八岁，其实还未满七岁，因为她是六月二日生的。她的家便是江边高岸上的那一家农家。门朝着钱塘江，风景好得很。她的母亲最爱种花，所以她们的屋前屋后都编着竹篱，满种了些青红的花。她家里本来是小康度日的，自从搬到乡下来之后，更加觉得收入多开支少了，所以她家里颇有一点积蓄。



和秋英在江边游玩的那男孩，是山脚下陈国梁的三儿。陈家和秋英的外祖母家是一家人，所以诗礼——这就是那男孩的名字——和秋英也可算是远房的表姊弟。乡间的习俗每喜欢向富裕人家攀亲，陈国梁也不能脱离这种习气，所以老上秋英家里去说她外祖母长外祖母短的。诗礼的长兄二兄都是务农的，只有诗礼有些聪明的地方，因此诗礼三岁的时候，国梁特进县城去，请秋英的父亲替他起了一个风雅的名字，名叫诗礼。这是秋英的父亲死的前一个月。

诗礼和秋英又是同年，又是表姊弟。所以天晴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老在江边沙滩上，高岸的草地上，或花园里游玩；天雨的时候，诗礼每跑到秋英的家里来，和秋英两个开店，画菩萨，做戏的。秋英的亲的表弟兄，都已长大，是以秋英反和诗礼相亲相爱，和自家的亲的表弟兄，却不时常在一处。

秋英的母亲，因为秋英没有同伴，所以诗礼上她们家里去玩的时候，也非常喜欢。有糕饼的时候，秋英的母亲每平分给他们，由他们两个坐在屋角的小椅上不声不响的分食。有一次秋英从她母亲处得了六个蛋糕，因为诗礼不来，所以秋英也不愿一个人吃。用了纸包好，藏在那里。后来诗礼来了，秋英把蛋糕拿了出来与诗礼两个拿到花底下去请菩萨，请了菩萨就分来吃，秋英还没有吃完一个的时候，诗礼却早把三个都吃完了，秋英把剩下的又分一个给他，他却不再吃了，红了脸就跑回家去。

### (三)

烂熟的春光，带着了沉酣的和热，流露在钱塘江的绿波影里，江上两岸的杂树枝头，树下的泥沙地面，都罩着一层嫩绿的绒衣，有一种清新的香味蒸吐出来。四月初的午后的阳光，同疾风雷雨一般，洒遍在钱塘江岸村落的空中。澄明的空气里波动着的远远

的蜂声，绝似诱人入睡的慈母的歌唱，这正是村人野老欲伸腰偷懒的时候，这也是青年男女为情舍命的时候。

吃了午饭，看看他的哥哥们都上田里去耕作去了，诗礼就一个人跑上秋英家来。在这似烟似梦的阳春景里，今日诗礼不晓为了什么缘因，他的小小的眉间带着几分隐忧。一路上看看树头的青枝绿叶，听听远近的小鸟歌声，他的小小的胸怀，终觉得不能同平日一样的开畅起来。走到了秋英的家里，他看见秋英正在那里灌庭前园里的草花。帮秋英灌了一忽花，诗礼就叫秋英出来上后面山上去采红果儿去。从绿荫的底下穿绕了一条曲径，走到山腹的一块岩石边上的时候，诗礼回转头来，看见澄清如练的一条春水中间，映着一张同海鸥似的白色的风帆，呆看了一刻，他就叫秋英说：

“你看那张风帆，我不久也要乘了那么大的船上杭州去。”

“杭州？你一个人去么？”

“爸爸同我去的，他说我在家里没用。要送我上杭州纸行里学生意去。”

“你喜欢去么？”

“我很喜欢去，因为我听爸爸说，杭州比这里热闹得多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正在那里讲杭州的时候，妈妈忽然哭了起来，爸爸同她闹了一场。我见妈妈一个人进房去睡，所以也跟了进去，她放下了洋灯，忽然把我紧紧的抱住，说：‘你到外边去可要乖些，不要不听人的话’。我听了她的话，也觉得难过，所以就同她哭了一场。”

秋英听了这话，也觉得有些心酸，她的眼睛，便红了一圈，呆呆的对江心的风帆看了一忽，她就催诗礼回去，说：

“我们回到家里去吧，怕妈妈在那里等我。”

秋英听了诗礼的话，见了江心浮着的那载人离别的飞帆，也就想起她家里的母亲来了。



(四)

时间不声不响的转换了，原上的青草，渐渐儿郁茂起来，树木的枝叶也从淡淡的新绿变成了苍苍的深色。钱塘江的水量在杀信的时候，一直的减了下去。平时看不见的蛤蚌的躯壳，和贴近江底的玲珑的奇石，都显现出来。晴天一天一天的连续过去，梅雨过后的炎热，渐渐儿增加起来了。

五月将尽的一天早晨，诗礼同太阳同时起了床。他母亲用了细心替他洗了手脸，又将一件半新的竹布长衫替他穿上。他乘他父亲在那里含着了怒气问答的时候，就偷了空闲跑上秋英家里来。

诗礼的家住在后面山脚下，从他家里走上秋英的地方，足有五六分钟的路程，要走过一处草地，一条大路。走过草地的时候，诗礼见有几棵蒲公英，含着了珠露，黄黄的在清新的早晨空气里吐气。他把穿不惯的长衫拖了一把，便伏倒去把那几棵蒲公英连根的掘了起来。走到秋英家里的时候，他见秋英呆呆的立在竹篱边上，看花上的朝阳。他跑上秋英身边去叫了一声，秋英倒吓了一跳。含着微笑对他说：

“你今天起来得这样早？”

“你也早啊。”

“衣兜里捧着的是什么？”

“你猜！”

“花儿。”

“被你猜着了。”

诗礼就把他采来的蒲公英拿出来给她看，这原来是她最喜欢的花儿，所以秋英便跑近他的身来抢着说：

“我们去种它在园里吧。”

两人把花种好之后，诗礼又从他的袋里拿出了几颗圆洁滑润

的石子来给她说：

“我要上杭州去，用不着这些圆石子了，你拿着玩吧。”

秋英对他呆看了一眼说：

“你几时上杭州去？你去了，我要圆石子做什么，和谁去赌输赢呢？”

诗礼把圆石子向地上一丢，也不再讲话，一直的跑回家去了。秋英呆呆的看他跑回去的影子渐渐儿的小了下去，她的眼睛忽而朦胧起来，诗礼刚讲的“我要上杭州去”的那句话同电光似的闪到她那小小的脑里的时候，她只觉得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，同潮也似的压上她的心来。

呆呆的立了一会，她竟放大了声音，啼哭起来了。

## 采石矶

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（杜甫）



### （一）

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，到了二十三岁的现在，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。他本来是一个负气殉情的人，每逢兴致激发的时候，不论讲得讲不得的话，都涨红了脸，放大了喉咙，抑留不住的直讲出来。听话的人，若对他的话有些反抗，或是在笑容上，或是在眼光上，表示一些不赞成他的意思的时候，他便要拚命的辩驳；讲到后来他那双黑晶晶的眼睛老会张得很大，好像会有火星飞出来的样子。这时候若有人出来说几句迎合他的话，那他必喜欢得要奋身高跳，他那双黑而且大的眼睛里也必有两泓清水涌漾出来，再进一步，他的清瘦的颊上就会有感激的眼泪流下来了。

像这样的发泄一回之后，他总有三四天守着沉默，无论何人对他说说话，他总是噤口不作回答的。在这沉默期间内，他也有一个人关上了房门，在那学使衙门东北边的寿春园西室里兀坐的时候；也有青了脸，一个人上清源门外的深云馆怀古台去独步的时候；也有跑到南门外姑熟溪边上的一家小酒馆去痛饮的时候。不过在这期间内他对人虽不说话，对自家却总一个人老在幽幽的好

像讲论什么似的。他一个人，在这中间，无论上什么地方去，有时或轻轻的吟诵着诗或文句，有时或对自家嘻笑嘻嘻，有时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叹惜，竟似忙得不得开交的样子。但是一见着人，他那双呆呆的大眼，举起来看你一眼，他脸上的表情就会变得同毫无感觉的木偶一样，人在这时候遇着他，总没有一个不被他骇退的。

学使朱笥河，虽则非常爱惜他，但因为事务烦忙的缘故，所以当他沉默幽郁的时候，也不能来为他解闷。当这时候，学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间，敢接近他，进到他房里去与他谈几句话的，只有一个他的同乡洪稚存。与他自小同学，又是同乡的洪稚存，很了解他的性格。见他与人论辩，愤激得不堪的时候，每肯出来为他说几句话，所以他对稚存比自家的弟兄还要敬爱。稚存知道他的脾气，当他沉默起头的一两天，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。有时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时候，稚存也只装成一副幽郁的样子，不过默默的对他说一点头就过去了。待他沉默过了一两天，暗地里看他好像有几首诗做好，或者看他好像已经在市上酒肆里醉过了一次，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间痛哭了一场之后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，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里去，与他争诵些《离骚》或批评些韩昌黎李太白的杂诗，他的沉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。

学使衙门里的同事们，背后虽在叫他作黄疯子，但当他的面，却个个怕他得很。一则因为他是学使朱公最钟爱的上客，二则也因为他习气太深，批评人家的文字，不顾人下得起下不起，只晓得顺了自家的性格，直言乱骂的缘故。

他跟提督学政朱笥河公到太平，也有大半年了，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，竟没有一个第三个人能同他讲得上半个钟头的话。凡与他见过一面的人，能了解他的，只说他恃才傲物，不可订交，不能了解他的，简直说他一点儿学问也没有，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势爱发脾气，他的声誉和朋友，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，

他的自小就有的忧郁症，反一年一年的深起来了。

## (二)

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。长江南岸的太平府城里，已吹到了凉冷的北风，学使衙门西面园里的杨柳梧桐榆树等杂树，都带起鹅黄的淡色来。园角上荒草丛中，在秋月皎洁的晚上，凄凄唧唧的候虫的鸣声，也觉得渐渐地幽下去了。

昨天晚上，因为月亮好得很，仲则竟犯了风露，在园里看了一晚的月亮。在疏疏密密的树影下走来走去的走着，看看地上同严霜似的月光，他忽然感触旧情，想到了他少年时候的一次悲惨的爱情上去。

“唉唉！但愿你能享受你家庭内的和乐！”

这样的叹了一声，远远的向东天一望，他的眼前，忽然现出了一个十六岁的伶俐的少女来。那时候仲则正在宜兴沈里读书，他同学的陈某龚某都比他有钱，但那少女的一双水盈盈的眼光，却只注视在瘦弱的他的身上。他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回常州，将别的那一天，又到她家里去看她，不晓是什么缘故，这一天她只是对他暗泣而不多说话。同她痴坐了半个钟头，他已经走到门外了，她又叫他回去，把一条当时流行的淡黄绸的汗巾送给了他。这一回当临去的时候，却是他要哭了，两人又拥抱着痛哭了一场，把他的眼泪，都揩擦在那条汗巾的上面。一直到航船要开的将晚时候，他才把那条汗巾收藏起来，同她别去。这一回别后，他和她就再没有谈话的机会了。他第二回重到宜兴的时候，他的少年的悲哀，只成了几首律诗，流露在抄书的纸上：

大道青楼望不遮，年时系马醉流霞。

风前带是同心结，杯底人如解语花。

下杜城边南北路，上阑门外去来车。  
匆匆觉得扬州梦，检点闲愁在鬓华。

唤起窗前尚宿醒，啼鹃催去又声声。  
丹青旧誓相如札，禅榻经时杜牧情。  
别后相思空一水，重来回首已三生。  
云阶月地依然在，细逐空香百遍行。

遮莫临行念我频，竹枝留浣泪痕新。  
多缘刺史无坚约，岂视萧郎作路人。  
望里彩云疑冉冉，愁边春水故粼粼。  
珊瑚百尺珠千斛，难换罗敷未嫁身。

从此音尘各悄然，春山如黛草如烟。  
泪添吴苑三更雨，恨惹邮亭一夜眠。  
诂有青鸟缄别句，聊将锦瑟记流年。  
他时脱便微之过，百转千回只自怜。

后三年，他在扬州城里看城隍会，看见一个少妇，同一年约三十左右，状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缓步。她的容貌绝似那宜兴的少女，他晚上回到了江边的客寓里，又做成了四首感旧的杂诗。

风亭月榭记绸缪，梦里听歌醉里愁。  
牵袂几曾终絮语，掩关从此入离忧。  
明灯锦幄珊珊骨，细马春山剪剪眸。  
最忆频行尚回首，此心如水只东流。

而今潘鬓渐成丝，记否羊车并载时，



挟弹何心惊共命，抚孤底苦破交枝。  
如馨风柳伤思曼，别样烟花恼牧之。  
莫把鹑弦弹昔昔，经秋憔悴为相思。

柘舞平康旧擅名，独将青眼到书生。  
轻移锦被添晨卧，细酌金卮遣旅情。  
此日双鱼寄公子，当时一曲怨东平。  
越王祠外花初放，更向何人缓缓行。

非关惜别为怜才，几度红笺手自裁。  
湖海有心随颖士，风情近日逼方回。  
多时掩幔留香住，依旧窥人有燕来。  
自古同心终不解，罗浮冢树至今哀。

他想想现在的心境，与当时一比，觉得七年前的他，正同阳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样，轰轰烈烈，刚在发育。因为当时他新中秀才，眼前尚有无穷的希望，在那里等他。

“到如今还是依人碌碌！”

一想到现在的这身世，他就不知不觉的悲伤起来了。这时候忽有一阵凉冷的西风，吹到了园里。月光里的树影索索落落的颤动了一下，他也打了一个冷瘆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，觉得毛细管都竦竖了起来。

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——”

于是他就稍微放大了声音把这两句诗吟了一遍，又走来走去的走了几步，一则原想藉此以壮壮自家的胆，二则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这两句诗，凑成一首全诗。但是他的心思，乱得同水淹的蚁巢一样，想来想去怎么也凑不成上下的句子。园外的围墙弄里，打更的声音和灯笼的影子过去之后，月光更洁练得怕人了。好像

是秋霜已经下来的样子，他只觉得身上一阵一阵的寒冷了起来。想想穷冬又快到了，他筐里只有几件大布的棉衣，过冬若要去买一件狐皮的袍料，非要有四十两银子不可，并且家里他也许久不寄钱去了，依理而论，正也该寄几十两银子回去，为老母辈添置几件衣服，但是照目前的状态看来，叫他能到何处去弄得这许多银子？他一想到此，心里又添了一层烦闷。呆呆的对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，他却顺口念出了几句诗来：

“茫茫来日愁如海，寄语羲和快着鞭。”

回环念了两遍之后，背后的园门里忽而走了一个人出来，轻轻叫着说：

“好诗好诗，仲则！你到这时候还没有睡么？”

仲则倒骇了一跳，回转头来就问他说：

“稚存！你也还没有睡么？一直到现在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“竹君要我为他起两封信稿，我现在刚搁下笔哩！”

“我还有两句好诗，也念给你听罢，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”

“诗是好诗，可惜太衰飒了。”

“我想把它们凑成两首律诗来，但是怎么也做不成功。”

“还是不做成的好。”

“何以呢？”

“做成之后，岂不是就没有兴致了么？”

“这话倒也不错，我就不做了罢！”

“仲则，明天有一位大考据家来了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戴东原。”

“我只闻诸葛的大名，却没有见过这一位小孔子，你听谁说他要来呀？”

“是北京纪老太史给竹君的信里说出的，竹君正预备着迎接

他呢！”

“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，学术反而昌明，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，伪书却日见风行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。他们今日讲诗学，明日弄训诂，再过几天，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，九九归原，他们的目的，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，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，将来束带立于朝，由礼部而吏部，或领理藩院，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，倒好照样去做。”

“你又要发痴了，你不怕旁人说你在妒忌人家的大名的么？”

“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，我的心地，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，排斥异己，光明得多哩！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，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。”

“仲则！你在哭么？”

“我在发气。”

“气什么？”

“气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未来的酷吏！”

“戴东原与你有什么仇？”

“戴东原与我虽然没有什么仇，但我是疾恶如仇的。”

“你病刚好，又愤激得这个样子，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，仲则，我们为了这些无聊的人呕气也犯不着，我房里还有一瓶绍兴酒在，去喝酒去罢。”

他与洪稚存两人，昨晚喝酒喝到鸡叫才睡，所以今朝早晨太阳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坛上的时候，他还未曾起来。

门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气。紺碧的天空，高得渺渺茫茫。窗前飞过的鸟雀的影子，也带有悲凉的秋意。仲则窗外的几株梧桐树叶，在这浩浩的白日里，虽然无风，也萧索地自在凋落。

一直等太阳照射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时候，仲则才醒，从被里伸出了一只手，撩开帐子，向窗上一望，他觉得晴光射目，竟觉得有些眩晕。仍复放下了帐子，闭了眼睛，在被里睡了一